

電影劇本叢刊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丹 孃

阿爾什通 編
厄奇爾斯科夫 譯
徐 文 譯



中華書局出版

—— * 有著作權 · 不得翻印 * ——

電影劇 丹 孃 (全一冊)
本叢書

◎ 國產報紙本定價人民幣七千五百元

主編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譯者 徐 文

原書名 Кто она? (Зоя)

原作者 Л. Ариштам, Б. Чирсков

原出版者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

原書出版年份 1950年

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

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

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北京鐵驛胡同六六號

編號: 15603 (52, 滙型, 32開, 94頁)

1953年2月2號 印數(滙) 5,001-10,000

本書內容提要

丹孃（即卓雅）是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出現的女英雄。爲了祖國的獨立自由，爲了人類的幸福，她與凶惡的德寇進行了英勇的搏鬥。面對着殘酷的敵人，她始終堅強不屈，顯示了蘇聯埃人最優秀的品質。

丹孃，在成爲戰士以前，乍看起來，她的生活似乎是那樣的平凡。她熱愛勞動，她不肯同學們說謊，她鼓勵她的同學去做消滅文盲的工作。她和她的至友波里亞在一起的時候，常常談論着生活的意義。在和平時期，她和他談着學習和工作。而當戰火燃燒到祖國土地上時，她和他都成了戰士。

這本書不僅歌頌了她的英雄事蹟，也深刻地闡明了產生她那熱愛祖國、仇恨敵人和堅強不屈的品質的源泉，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偉大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。

電影劇本叢書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丹 孃

(榮獲一九四六年斯大林獎金一等獎)

Л. 阿 蘭 什 達 姆 著
Б. 奇 爾 斯 科 夫
徐 文 譯



中華書局出版

兒 童 電 影 製 片 廠

於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二日

根據本劇本製成影片

俄羅斯冬景。掩沒在雪堆中的一些小屋。

某處——冒着輕煙。黃昏。

這個俄國村莊的名字「別特里什切沃」，是用可惡的外國字母拼寫的。

遠處——那個地方看起來也好像是平靜的冬景，但是冬景的深處正有一個連頭帶身都裹在棉大衣裏的希特勒士兵，舉着自動步槍，蠢笨地以沉重的步伐來回走着。

一所半毀壞的房屋的一角發着黑。帶刺的鐵絲網亂堆着。

哨兵走向屋角。

村莊的邊緣正有一個人從溝裏爬出來匍匐前進。看不見臉，只能見到身軀、棉褲、短棉襖。那個人把頭抬起來，呆了一下，注視着幾乎已經完全籠罩了村落的黃昏景象。從村莊那邊遠遠地傳來了狗吠聲、外國人的說話聲、外國人的喧笑聲。那個人又伏到地上，慢慢地爬行。

哨兵把自動槍放下，剛剛才準備靠牆坐下休息一會兒，突然覺得背後有個人影一晃。有人匍匐爬向旁邊的房屋。哨兵緊張了一下，回過頭去看看。

那個人爬到對面房屋的一角上，很快地倒向雪地裏去。微微抬起頭來看一下之後，馬上又沿着牆腳爬行。他從背在脅下的袋子裏取出一個瓶子。

所有這些，哨兵都完全看見，他小心地向後退了幾步，躲在黑暗的牆邊。

那個人用兩隻手在燃燒瓶的口上插進一個雷管。

哨兵緊貼着牆站着。在他的鋼盔下面睜大着一對眼睛。

那個人舉起拿着瓶子的手來，正預備投擲，但是，就在這剎那間，有一個很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身上。

一陣短促的、無聲的格鬥……白雪，兩個滾動着的，看不清的人體。

一隻拿着手槍的手，槍朝上。這隻手是帶着棉手套的。但是馬上另外有一隻手把手槍打落到雪裏。

喊叫聲：「Dir werde ich schon zeigen!」（德文，以下同此，意爲「我馬上叫你曉得我的利害！」）

小屋。房門大開。從敞開的門裏可以看見正有一個光腳的女孩子一邊驚慌地哭着，一邊跑着。另一個大一點的女孩子幫助她往壁爐上爬。門口一陣喧嚷。沉重的腳步聲，粗野的外國話的叫罵聲。已經開着的門被踢了一腳，幾個士兵領着一個人走進小屋。

他是被人架着推進到屋裏。

罵聲，喊叫聲。

一個士兵用兩手把他推到爐邊，另一個士兵從他背上解下口袋。隨着一陣吱吱喳喳的聲音，從隔壁跳出來幾個在這個地方宿營的士兵。顯然，他們都是從夢中驚醒的。有一個只穿了短褲，另一個一邊走一邊繫着皮帶。那個只穿着短褲的士兵把燃燒瓶拿到手裏，他好奇地看着這個瓶子。一陣蠢笑聲。不斷的談話聲。一個士兵已經從那個人身上

脫下他的棉衣，另一個士兵同時摘下他的鋼盔。

突然，一陣驚奇喊叫聲：

「Oh! Das ist ja ein Mädchen!」（「啊——原來是一個姑娘呀——」）

馬上靜寂無聲。

在爐子旁邊的那兩個小女孩，嚇得睜着眼睛，張大着嘴。

一個婦人站在門口，手裏提着一桶水。

那個被捉的女孩子站着。樸素的白上衣，美麗而安詳的年輕人的面孔，短髮蓋在前額上。她一擺頭把蓋在前額上的頭髮甩到後面，昂首挺胸，毫無懼容地直視着那些驚慌失措的士兵。

忽然，從死一般的沉寂中發出一個淒慘可怕的人聲：

「你是什麼人，小姑娘？」

那個俄國婦人在門口驚慌地縮作一團。她帶着同情和恐懼的眼光看着那個女孩。

那個女孩從敵兵的頭上望過去，正和婦人的眼光相遇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士兵結實地打了那個女孩一個耳光。

於是一陣亂嚷亂叫聲和下流的漫罵聲又打破了沉寂。

鄉村街道底十字路，空闊無人。一個士兵從門內跑出來，一邊走一邊和另外一個士兵談話。喊叫聲越來越近。在轉彎的地方，出現了押差的行列。

那個被捉的女孩子輕輕的腳步在雪上走着。兩個士兵抓着她的手臂。她的沒有戴帽子的頭驕傲地昂視着，凜然不可犯地豎着眉毛。而押着她的兩個士兵，不斷地看着她，推着她。

「小姑娘游擊隊！女人游擊隊！」

大笑聲。喊叫聲。

一陣亂嚷亂叫聲從街上傳到另一個小屋。一個老太婆嚇得急忙後退。房門大開，兩個士兵引着一個沒有穿上衣的女孩進來。老太婆坐在長櫈上，一個老頭動了一動，讓她地方。

女孩站在一個法西斯軍官面前。一盞煤油燈正冒着煤煙。這裏是通信部隊的指揮

所。一個年輕的書記，斜視了女孩一眼，把打字機的滾筒整理了一下。桌子上放着電話，收報機，公文。在黑暗的深處有兩個士兵緊靠着牆縮作一團。那個軍官把煤油燈捻了捻亮，然後抬起頭來。那女孩毫無懼色地直視着他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那軍官用俄國話問。

那女孩的臉上現出一種說不出的容光。她一語不發。

那個軍官又把她仔細地打量了一番。

「你是什麼人派來的？」他又問她。

她仍然一語不發。她的兩隻眼睛表現出巨大的頑強。

「同夥的還有什麼人？」

沉默。

軍官的冷酷無情的面孔。

「他們現在藏在什麼地方？」

她仍然一語不發，只是把嘴唇很明顯地輕蔑地動了一下，這樣她面部的表情稍為改

變了一點。

軍官站了起來，向她走近一步。他從一邊仔細地把她打量了一番；接着又走到另一邊仔細地打量她。她好像一座聖像一樣站在那兒。突然，軍官從她的背後左一記右一記打她嘴巴。

「再問你一次……你究竟是什麼人？跟誰一夥？」

她底頭動了一下，被綁在背後的手使勁地伸了一伸，憤怒地睜大着眼睛。接着又是安詳的和蔑視的眼光。她仍然一語未發。她和那個軍官對視着；一陣極短時間的目光的決鬥。結果那個軍官失敗了，他粗野地像一個士兵一樣地罵着走開了。他離開桌子向黑暗的牆邊走三步，又從牆邊走三步回到桌邊。

他拿起燈，一下照到她的臉上，這樣她的臉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這時候他又問她：

「告訴我，斯大林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」

她的睫毛一動，眼裏流露出一種熱情。

「斯大林？……」終於她第一次開口說話了，不過聲音很低。

書記伸長了頭頸注視着她。

軍官也彎着腰看着她。

明白而驕傲的答覆：

「斯大林在崗位上！」

「噠，噠，噠！」打字機這樣響着。

書記的手懸在打字機的上面，他斜視着那個女孩。

軍官底臉緊張而失神。

「在崗位上？」他自己對自己說，並不着那個女孩，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他苦笑了一下，聳一聳肩，又重新坐到桌子邊去看文件。這時候，她又說話了，於

是他抬起頭來傾聽。

她的話突然像江河決口滔滔不絕地說下去：

「這就是說……在深夜……在現在……在白天……以及在黎明……都有隊伍走向戰

鬥……這些隊伍，是一眼望不到邊，也就像我們的祖國一樣。……各鐵道上是車輪的

隆隆聲……是揚旗信號……是火車頭鳴鳴叫聲……是各種列車……在這些列車上是坦

克……婦女們也都代替出征的丈夫到工廠去作工。天空的飛機是一架跟着一架！而在

森林裏……在篝火邊……在道路上……到處都是遊擊隊，並且他們正在準備消滅你們！

軍官的臉像死人一樣蒼白。書記驚慌地看着她。幾個士兵沮喪地在牆邊縮作一團。

「這就叫做——斯大林在崗位上！」

「我也知道……」她的聲音是堅決而響亮的，「你們不會饒過我的，可是，要是有人來向我說：『你願不願意重新生活』……我依然要選擇我過去所過的那種生活！我是爲他的幸福而生活，爲他的幸福而奮鬥……而他的幸福——也就是我們國家的幸福，我們民族的幸福……我個人的幸福！」

那個女孩把頭高高地昂起，直視着軍官。一剎那的沉默。接着，她又安詳而自信地說：

「此外我再也不能說什麼了。」

軍官冷酷表情的臉。

「好的！」他用着嘶啞的聲音說，並轉向暗處對士兵下令：

「Nehmen sie mal in die Arbeit！」（「收拾收拾她！」）

從黑暗中出來幾個士兵，一邊走一邊很神氣地解下皮帶。他們走向那女孩：一個年齡較長，一個是金髮的年輕人，有着野獸般眼睛的兇惡而狡猾的傢伙。後者把女孩往長櫬那邊推。

她的眼睛充滿了極端鄙視他們的光芒。一個士兵把她按倒在長櫬上，現在已看不見她，只能看見從她身上剝下來的衣服在空中飛舞。軍官的冷冷的聲音：

「最後一次問你，你說，究竟你是什麼人？你的同夥藏在什麼地方？」

幾個士兵呆板地站在長櫬旁邊。沉默。

軍官怒吼：

「Anfangen!」（「動手——」）

那個年輕的士兵，眯了一下眼睛，手拿着皮帶。

坐在小房子另外半邊的老太婆向門邊注視着，他們正在那裏拷打那個女孩，這種拷打——更確切一點說，是那個軍官的粗野的吼聲——好像就落在她的身上，因而她感到疼痛而顫動着。

「天哪！」老太婆低聲說。

和老太婆並肩坐着的，是一個老頭。他是個瞎子，把兩個白眼珠向空中直翻。又在拷打，於是老太婆又以顫抖的聲音說：

「天哪！……」

打在那個女孩身上的每一皮帶，就像打在她自己身上一樣——她用兩手撐着兩頰，顫抖着說：

「天哪！……天哪！……」她就用這種「喊天」的聲音，數着皮帶聲。

老太婆喊「天」喊了二百次，但是那個女孩沒有叫一聲。她既沒有說出自己是什麼人，也沒有供出她的同志。

老太婆又出現。在門後邊還是聽不清楚的皮帶聲。

「天哪！……天哪！……」老太婆大聲地禱告了。突然沉寂。

軍官的臉上，因為過分緊張直冒汗。

他低下頭望牆角處看一看，接着又抬起頭來叫道：

「克瓦斯特司務長！Komm mal her, mein Junge!」（「到這邊來，孩子！」）

一個滿頭金髮的人走向桌邊，立正站着。

「Die Kleine hat einen harten Schadel.」（「這個小鬼真够狠的。」）軍官擦擦額頭上的汗。「Bring du sie mal zur Vernunft!」（「逼出她的口供來！」）他命令那個金頭髮的士兵。

金髮士兵舉手敬禮。

軍官眼往下看說：

「你不願答覆，好的，這對你並沒有好處。我把你交給他……」他朝那個金髮士兵點點頭。「他會拷問你的！」

長檯的一端，一個陰沉可怕的士兵站在那裏。沉默。

另一所小屋。粗笨的木桌。一條狗從桌子底下伸出頭來啃着一塊骨頭。一盞沒有罩子的煤油燈在冒着煙。幾個士兵正坐在桌子旁邊吃晚飯。另外有一個士兵在寫信，低聲